



虞註杜律

朝鮮本

一

^18  
1196  
1







遠走不在人間耶吏屬不當乘風力強求請耳亭長素善吏屬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嘆其不能也之反輕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嫌戶兼反疑也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悔也不拾遺言雖遺棄於道人不拾之言其俗淳也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從及至奉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七十餘甲申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臨公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波濤不絕茂之權略絕群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茂從茂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實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祿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

杜律虞註序



律詩非古也而盛於後世古詩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詠以感發人心何有所謂法律哉自屈宋下至漢魏及郭景純陶淵明尚有古詩人之意顏謝以後稍尚新奇古意雖衰而詩未變也至沈宋而律詩出號近體於是詩法變矣律詩始盛於開元天寶之際當時如王孟岑韋諸作者猶皆從容蕭散有餘味可諷詠也若雄深渾厚有行雲流水之勢冠冕佩玉之風流出膏次從容自然而皆由夫性情之正不局於法律亦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為詩之聖者其杜少陵乎厥後作者代出雕鉞鍛鍊力愈勤而格愈卑志愈篤而氣愈弱蓋局於法律之累也不然則叫呼叱咤以為高皆無復性情之正矣夫觀水者必于海登高





者必于嶽少陵其詩家之海嶽歟百年之前趙子昂虞伯生  
范德機諸公管擅近體亦皆宗於杜伯生嘗自比漢庭老夫  
謂深於法律也又嘗取杜之七言律爲之註釋伯生學廣而  
才高味杜之言究杜之心蓋得之深矣觀其題桃樹一篇自  
前輩已謂不可解而伯生發明其旨瞭然仁民愛物以及夫  
感歎之意非深得於杜乎或疑此編非出於虞蓋謂歐陽原  
功所撰墓碑不見錄也伯生以道學文章重當世碑之所錄  
取其大而略其小故錄此未足以見伯生然必伯生爲此也  
此編舊未有刻本江陰朱善慶嘗刻單陽元讀杜愚得其子  
熊得此編又請於父而刻之吾聞熊有孝行固其克承父志  
歟

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廬陵楊士奇序

再序

詩莫盛於唐而聲律之變亦始於唐蓋近體雖自徐陵庾信  
稍變然至於審言輩而律體遂盛成唐昔作者日盛惟審言  
孫子美詩得其家法氣象渾涵辭語正大出於豪縱入於謹  
嚴一背聲協于律而意獨超諸作蓋集衆家之長成一家之  
盛論者謂其有風雅之遺音信非虛語世之學杜者多爲之  
註率求於文字語句之間往往穿鑿附會而子美之本意則  
失之蓋子美之詩長於才富於學情之所到神生境具初無  
意而意已至宜非後學所能窺其涯涘矣有元虞文靖公集  
嘗取杜近體百餘篇按詩傳註楚辭例解之考究精當訓釋  
詳明於其妙處多求於用事造語之外得於虛心諷詠之餘  
較之諸家註大相遠矣江陰朱熊志學好文得此編而謄寫



入梓旣成來求予序予惟子美聖於詩者也其立意立言足爲後世法然而流落於人間者亦泰山一毫芒耳學者已不得見其所作之全而虞公之註僅止於斯其於長篇大章又皆未之及是何註杜之難也昔宋黃太史魯直雅喜學杜嘗欲因其欣然會意處牋以數語竟亦不果夫以魯直之才而慎於爲註也如此而虞公獨能爲之則公之用心亦勤矣是編之出學者卽而誦之不煩思索而得古人之意於數百載之下是雖爲註之不多而所以資益於後學者不旣多乎

榮祿大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太學士建安楊榮書

三序

余嘗觀杜工部全集詩長篇短什事紀世故情奮心德先正曰爲杜叟蓋其學力之至故隨感而見是以動則風雨生於筆札雲霞出於簡牘觸興引抱自然流注蓋不云乎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杜子之心聲亦有不得已而形於吟咏之間者皆誠意之所發也向蒙郡守鄒侯錫虞太叟註杜律一帙戒曰仕而優則學昔有讀其詩而愈癡者玩此亦足以起忠孝之德矣余乃閱其所註字板間失訛謄魚魯豕亥豈無可疑僭不自揣捐俸重刊斯乃公太史公之心以廣鄒侯之所傳也雖然杜律不下數百篇天文地理時序禽蟲舟梁臺榭草木之類靡所不該然虞太叟獨註恨別一首爲始者何哉且是詩五十六字含蓄萬意表其忠君愛親之情溢於意外若其達思懷相覩物寓義或愁憫或訪眺句顯真實字綴興趣至編末註示獠奴阿段取水之事又見其已之忠孝化逮賤僕亦其衷意之相爲乎達也今味太叟虞公所註復



能發先正之所未發俾杜公子美之心得以明諸日月悠久於宇宙矣苟能哦律明註鉅報可通於全集也耶故爲之書時正統八年歲在癸亥八月日文林郎衡陽縣知縣鐔江林靖書

#### 四序

子江陰朱善慶氏樂雅談讀書好詩於前人著述有可傳者必汲汲焉諸梓以布于世旣刻單陽元讀杜愚得矣其子維吉克承家訓復得杜律虞註一編刻之間以示予觀之盡帙未嘗不歎夫作詩者之難而註釋者之不易也蓋詩以道情性皆發乎自然然其變不一苟註釋者非學問該博識見絕人而宵次悠然者鮮不失其旨也是以三百篇之詩必待晦庵朱子傳註然後無遺憾焉詩亾而楚騷作非朱子集註則屈宋之心亦不得白于千載之下漢之五言訖于魏晉極于陳隋作者非一家註者非一手不會詩之全而欲該夫詩之變亦已難矣至唐而沈宋之體別出研揣聲音巧厲對偶謂之律詩當時作者不啻千數百家各名所長而古意已亾惟杜少陵博極羣書馳騁古今當天寶搶攘之際凡跋履山川與忠君愛國之心皆見於詩從容於法度之中稱雄于百世之下邈乎不可及已後來註者往往泥於諸史之說必欲牽合傳會時事率謬戾莫能明其心至伯生虞公以碩學宏才詩名聞天下其近體深得杜之詩法可謂造其堂而入其室也於是取杜之七言律詩考其歲月本其事跡倣朱子之傳註以註釋之使杜之心粲然名著與三百篇相望光焰萬丈愈久愈盛其有功於杜不少矣今去虞公百有餘年而未有



能則其傳者以善慶之爲父維吉之爲子乃能惓惓有公天下之心豈不可謂賢哉是編之行使凡天下知詩者手披目覽口誦心惟恍如挹少陵之高標而親聆其音節始信唐詩人以來未有如少陵者於以見虞公之功有益於來世將朱氏父子之名同傳不朽矣

宣德九年冬十月既望資善大夫禮部尚書郡人胡澄序

五序

律詩始於唐而盛於杜少陵蓋其志之所發也振迅激昂不狃於流俗開闔變化不滯於一隅如孫吳用兵因敵制勝竒正迭出而行列整然不亂其卽景詠物寫情叙事言人之所不能言誦之者心醉神怡擊節蹈抃之不暇誠一代之傑作也元奎章學士虞文靖公掇其尤精者凡百篇註釋以惠後

人文靖以雄才碩學爲當代儒宗其註釋引援證據不泛不略因辭演義深得少陵之旨趣然而未有刻本所傳不廣也江陰朱熊維吉匠於京都錄而得之持歸將鈐諸梓求二楊少傅先生序以冠其端維吉之伯父善繼暨乃父善慶嘗承廬陵楊公之命刊刻單復讀杜愚得維吉今於此復能致力踰月而告成嗚呼文靖之註釋實有功於少陵而朱氏一門亦可謂有功於詩學者矣或謂詩自風雅變而爲騷些騷些變而爲古選歌行又變而後及於唐律文靖註詩捨本逐末何居夫詩與樂相通樂卽五聲八音九變而大成或舉其一聲一音而獨奏之得不謂之樂乎詩至於律其變已極初唐盛唐猶存古意馴至中唐晚唐日趨於巧麗甚至排比聲音磨切對偶以相誇尚詩道幾乎熄矣文靖深爲此慮故因其



變例之中特取少陵之渾厚雅純者表章之以為世範是亦  
狂瀾砥柱之意也學者由此而求之則思過半矣  
榮祿大夫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太學生求嘉黃淮序

重刊新序

杜之為詩聖也人皆知之而虞既註釋之朱熊之開板也二  
楊林胡黃序而繹之復讚朱熊之有功今池君松旭之重刊  
也收拾前人之餘烈余又何辭而贅之然印賣九經綱目特  
書避之以其重學事也然則刊書行世雖仍其舊不無新功  
此其二楊林胡黃之所以美朱熊余又不得不以二楊林胡  
黃之美朱熊者美池君人之得於綱目之旨者庶可以識余  
言之不由阿好也

光武壬寅立秋日慎村黃泌秀題于賜谷之好古堂

虞註杜律目錄

卷之一

紀行 二首

述懷 八首

懷古 六首

將相 五首

宮殿 三首

省宇 三首

居室 八首

題人屋壁 二首

宗族 三首

隱逸 三首

釋老 二首

寺觀 三首

四時 二十一首

合六十九首

卷之二

節序 十二首

晝夜 二首

天文 四首

地理 三首

樓閣 七首

眺望 二首

臺榭 二首

果實 二首

舟楫 二首

橋梁 一首

燕飲 二首

音樂 一首



禽鳥 三首

蟲類 一首

簡寄 十七首

尋訪 五首

酬寄 三首

送別 十二首

雜賦 一首

合八十二首

總合一百五十五首

虞註杜律目錄

虞註杜律卷之一

虞文靖公 集伯生集註

紀行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劔外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

洛城即洛陽在河南府胡騎指祿山之亂劔外蜀劔閣之外河陽河南洛陽也是年十月司徒李光弼敗史思明於河陽幽燕思明窟穴也○公棄官入蜀未得所依故以別為恨也言在蜀去洛如此之遠胡人亂華又如此之久當草木搖落之時行於劔閣之外遂為兵戈阻隔而老於錦江之上也思家之際見月則不寐而立憶弟之際見雲則



不坐而眠其立其卧反晝夜之常所以見其恨別之深也  
末因聞李光弼之勝而望其奮銳摧鋒掃穴犁庭則幽燕  
平而洛城可歸矣

曉發公安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隣鷄野哭如昨日物色  
生態能幾時舟楫渺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  
已陳跡藥餌扶吾隨所之

柝警夜之木今之柝子○此詩起聯對偶而次聯不對者  
唐人謂之偷春體然次聯以野哭對鄰鷄生態對物色又  
爲就句對格言其曉發之時城上警夜之兵擊柝又將罷  
矣東方啓明之星忽然在天亦不遲矣鷄鳴人哭皆在將  
曉之際已如昨日之曉矣日復一日光景迅速宜乎物色  
生態悠然而變也今我乘舟渺然一身從此而去江湖之  
遠亦無定期然此中四句以爲舊遊之地不必戀矣但資  
藥力身健則隨所向而止焉

述懷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謾卷  
詩書喜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卽從巴峽  
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劍外劍閣之外公時避亂在蜀田園在東京薊北指河南  
河北按唐史廣德元年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  
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此詩言久客劍南忽有  
人傳官軍收復之事一聞之初悲喜交集故感其亂離而



先之以泣也既悲卽喜故隨着妻子已無前日之愁且有可歸之計所以謾爾捲束詩書不勝其喜而欲狂也無愁有喜故雖白首不覺放歌又宜縱飲且乘此春光可以相伴而還鄉也結句遂言還鄉道路所經而襄陽洛陽皆其故鄉也卽從便下四字見其歸速之意

江上值水

爲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謾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着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

陶謝謂陶淵明謝玄暉靈運惠連輩也公所居草堂有水檻謂之新添則水檻初成也公集有水檻詩○此因觀水勢如海未暇長吟聊且短述故追感平生而自謂性癖喜工詩句每造語必欲驚人不然雖死不止也然此壯年之事今則老矣所作詩篇皆漫興成之春來花鳥不用深愁我之詠汝也第三聯始言江上之事謂我初作水亭以爲垂釣之地不用渡江特以槎木浮渡以代舩亦好奇之意爾今此水勢如海可憑檻長吟而我又老不能苦思安得有人宜思入微善爲佳句如陶謝二子之妙手者使之述我意而作詩與之同遊於此檻必不但如此之短述而已

撥憫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卽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挨柁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雇直當令美味入吾唇

雲安縣屬夔州麴米春東坡云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



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春烏程之  
若下春滎陽之士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劔南之燒春杜子  
美麴米春裴釧之傳奇記亦有酒名松醪春迺知唐人名  
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爲酒名也長年三老川中呼舟  
師之名峽中以篙師爲長年柁工爲三老揆柁凡欲開船  
則揆轉柁尾而船頭便開故曰揆柁開頭川人不以準折  
一色見錢爲青錢○此題爲揆憫而終始云雲安之酒蓋  
必在忠渝將往雲安故言聞其美酒一酌便醉思往飲之  
以揆悶懷也因言乘舟而往以取一醉亦易事耳若果下  
峽而往豈特一酌而已定有幾巡之醉也遂呼舟師之名  
言我實愛汝等揆轉梢柁以開船頭其捷疾如有神助下  
峽有何難哉然我非謾言已辦青錢準備雇船之直當使  
麴米春之味入吾唇口也乘舟已下六句皆爲假說之辭  
而其情亦切矣以此揆憫殆亦談河止渴之類乎取醉銷  
愁四字承接起聯下峽至防雇直皆乘舟非難之事末句  
開上起聯而終一篇也三老對長年開頭對揆柁此就本  
句對格也

愁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  
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  
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

巫峽在夔州有三峽西陵峽歸鄉峽巫峽見後古跡詩渭  
水秦山在關中乃甫所居○楚辭云芳草生兮萋萋王孫  
遊兮不歸今江上之草日長而公未可歸故云喚愁生巫



峽之水泠泠然本非有情之物不能爲我思歸而少止其流故云非世情戴叔倫詩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爲愁人住少時亦此意也底心性問鷺之浴有何心性而自得如此自分明言花之開不干人事無賞心也草喚愁生水無世情鷺浴花開自適其意此四者皆所以感觸公之愁思而其愁之所在則爲兵戈十年不解身老他鄉而未還故鄉之山水焉知此生得見與否况今民已病而劔不休此亂之所以不息而歸期之所以未卜安得不重其愁哉前四句愁之端興也後四句愁之實賦也

卽事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霍白魚不受釣三寸

黃柑猶自青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時醒未聞細柳散金甲腸斷秦川流濁涇

馬卿司馬長卿相如也蜀人多病消渴疾阮籍晉人字嗣宗率意獨駕行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細柳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周亞夫爲將軍屯細柳營在長安昆明池南散金甲言京師未得罷兵戈也方輿云秦川大抵陝西諸州水多以川名秦川天水郡有秦川亭在清水縣乃秦仲所封地秦之爲號自此始濁涇涇水地志出蜀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峴頭山也東南至馮翊縣陽陵縣入渭○言衆山際天而一草亭在其間江中風雨晦冥之時公自登焉魚不可得柑未可食其蕭瑟可知矣况公之多病如相如途窮如嗣宗卽事傷情尤可知也抑又有大者焉京師戎嚴人情恟恟若濁涇之流未有清時



此其可爲斷腸爲何如哉又按涇水之流不經於秦川而上句方言京師戎嚴不應復說秦川不相接續疑州字乃川字之誤秦中川水之大莫如涇渭今獨言濁涇而不言清渭以喻時之亂蓋可見矣前四句卽物之事第三聯卽身之事末聯卽時之事

峽中覽物

曾爲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三輔者京兆扶風馮翊也公曾爲華州功曹故曰掾吏華州爲扶風潼關在華州華陰縣○公在夔州見巫山之高

峽江之大因憶往年爲華州功曹時以公事趨三輔而在

潼關之內詩興之多者常瞻華岳之高見黃河之大以壯其思致也今乃覩巫峽造天有類華岳故曰如瞻蜀江壯悍有類黃河故曰似見然在潼關而見河華則爲掾吏時也今則自舟中得病而遷居洞口已過一春薜蘿日長而衾枕未離豈復有昔時之詩興哉故謂此江山之形勝雖不減於河華而風土則惡非可久居不知何時去此却回首而望之以發長歌也忽如猶似四字照應曾爲憶在四字今日則憶在潼關之時他日回首峽中之地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南渡桂水關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鞞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寰宇記桂州臨桂縣漢水一名桂水秦川鼓鞞言京師尚屯兵防吐蕃也○此蓋公有所適事不諧而暮歸故即歸途之景以及到家之景而起興乃自歎其欲行則無舟楫可濟欲北歸則故鄉未寧所謂進退維谷者也末言五十餘歲而未得稱意無可往者明日還策杖藜以出看雲而已闕舟楫非實缺也無雇直之錢故不得舟也鶴棲歸途所見也鳥啼歸途所聞也月色入門所見也搗練入門所聞也以耳目之所接如此而有不稱意之懷宜乎深歎進退之窮也然明日又復看雲可謂付之無可奈何而安之吾命者也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曹長亦為補遺同在兩省故稱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太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盃寬惟君最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夜經雷雨朝日微寒兩鶯棲枝故愁宿雨之濕羣鶯高飛故喜毛翮之乾此四句言阻雨之時景所以悶坐而不知所出也因自歎其老來詩法愈工而忘形之交則甚少唯路十九愛人酒後清狂之態雖數數訪之飲我以酒而無厭倦之意也兩鶯立於樹枝堅凝不動若竝坐然皆不鳴不飛故云交愁濕羣鶯同翔振迅於其中若戲劇然故云太劇乾言其甚喜也

懷古

詠懷古跡 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



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早未還庾信平生  
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三峽謂西陵峽歸鄉峽巫峽盛弘之荊州記三峽七百里  
中兩岸連山路無斷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非亭午子夜  
不見日月夏水襄陵則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其間千二百  
里雖乘奔馬馳風不爲疾也五溪卽漢書武陵五溪蠻夷  
謂雄溪橐溪酉溪沅溪辰溪也在今湖廣辰州界衣服言  
其異制也羯胡謂祿山詞客公自謂也周書庾信字子山  
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之賦以致其意  
中有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此篇公先詠已所至之地未  
及庾信乃詠古跡也支離字不必引莊子支離疏之註公  
之意蓋言山東河北兵戈初起之際我嘗陷於賊中奔走  
流離以自免矣復漂泊於西蜀巴南天地之間但見巫峽  
之高峻足以遮蔽日月而五溪蠻夷之俗近接於雲山也  
地險俗惡如此我乃漂泊其間因追究東北之亂始於祿  
山言此羯胡事君之節終不可仗而負明皇之恩至此使  
我哀時至于今日猶且未得還鄉也未以庾信自比謂其  
哀江南之賦名重于時今公亦以詩賦得名而蕭瑟遲暮  
之懷亦可慨矣次聯接第二句三聯應第一句結引事自  
此以終支離漂泊之義庾信字亦與詞客字相粘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  
異代不同時江山古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寂是楚宮  
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宋玉九辨云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宋玉宅在荊州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宅庾信哀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是也歸州亦有宋玉宅雲雨荒臺宋玉爲楚王賦陽臺托興以言也今夔州巫峽十二峯下有神女廟按宋玉高唐神女賦序楚襄王與玉遊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玉曰昔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阻但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襄王使宋玉賦之其夜王夢與神女遇宋玉屈原弟子也○此詩因有宋玉之宅而專詠宋玉故始終用其本事九辨悲秋玉蓋爲傷屈原而作故公言深知搖落之悲也風流以其標格言儒雅以其文學言吾師者言其風流儒雅亦可以效慕而已非道德之師也惟深知其悲故千年之後尚爲歎且泣惟其亦吾之師故悶其蕭條而惜其生不同時也故宅荒臺又指蕭條實跡言江山之間雖存故宅然空有文章可見而其人遠矣陽臺之雲雨豈復有賦其夢思者乎又因雲雨之句遂以其事結之謂楚王行宮今已影滅跡絕而舟人過巫山之下至今指點其事而雲雨疑其果爲神女之所爲也唐人詩云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意亦近之矣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歲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歸州有昭君村按歸州圖經云王嬙字昭君南郡秭歸人



待詔掖庭漢元帝後宮頗多不得常幸乃使圖畫其形按  
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五六萬昭君自恃  
其貌獨不與反惡其形及單于來朝選宮人配之昭君以  
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竦動左右帝欲留而名字已去  
臣下曰恐失信外國恨之不及復留昭君在路馬上彈琵琶  
以寄其恨帝乃按窮其事畫工毛延壽等棄市後昭君  
死葬胡中地多白草惟昭君塚獨青故曰青塚晉石崇字  
季倫作明妃詞本昭君避文帝諱遂改今日明妃從此江  
淹恨賦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云云呂  
延濟曰紫臺宮名琵琶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  
與五行也四絃象四時也本胡中馬上所鼓之樂蔡琰十  
八拍云琵琶本自出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此詩亦因  
有昭君村而專詠昭君也言羣山萬壑之間尚有明妃生  
長之村其人則去漢適胡遠別紫宮居朔漠又已死矣獨  
留青塚於胡地向黃昏猶云夜泉冥漠之鄉也惟其去  
紫臺故昏風面不可見記而識之者畫圖之容耳惟其獨  
留青塚故環珮之歸空有月下之英靈耳畫圖不必是毛  
延壽所畫蓋言後世畫工之所傳也春風面冶容之謂送  
聯以其本事結之亦見其恨之無窮也琵琶釋名推手向  
前曰琵琶却手向後曰琵琶因爲名昭君初適匈奴在路愁怨  
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至今傳之謂之昭君怨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裡玉殿  
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  
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蜀先主劉備以孫權襲關羽之故東征三吳爲吳將陸遜所破於秭歸棄船步遁歸魚腹改縣爲永安後遂卒於永安宮在奉節縣諸葛亮受遺詔處縣有先主廟武侯祠後封爲威烈武靈仁濟王水經云永安宮在魚腹縣東之南鄉峽其間平地可二十餘里江山迥濶入峽所無魚腹縣卽奉節縣在夔州成都亦有先主廟武侯祠崇慶州亦有先主廟在晉原縣西二里公自註山有卧龍寺先主祠在焉又曰殿今毀爲寺廟在宮東○此詩最見杜公尊昭烈之義天子所寓曰幸天子之殂曰崩乘輿之蓋曰翠華其尊昭烈爲正統若春秋之筆焉首稱蜀主因舊號耳後篇又言漢祚其帝蜀亦可見矣詩言蜀主伐吳而至於三峽又崩於永安所以此地有廟祀也然永安旣爲寺而當時之翠華不可見惟於空山想像而已當時所御之玉殿亦虛無渺漠於野寺之中矣廟在寺傍第三聯遂言廟祀之事杉松而巢水鶴廟之古也伏臘而走村翁祭之勤也結以武侯之祠祭祀又以見其君臣際會之盛至今人思慕之有不忘也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决身殲軍務勞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聘之命爲左相呂望姓姜字子牙釣于磻溪之慈泉釣得玉璜其刻文曰周受命呂佐周文王出獵遇于渭水之陽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歸立爲師封於呂故曰呂尚又曰尚父漢蕭何與曹



參同佐高祖定元功後相繼爲相○此詩極贊諸葛公言  
其大名充乎上天下地之宇貫乎往古來今之宙乃漢昭  
烈開國之宗臣其遺貌堂堂使人仰其清高而生肅敬之  
心也因言何以如此蓋其籌策當時之天下曹操旣不可  
與爭孫權又不可與圖惟可跨荆益保巖阻以待其變則  
三分鼎立之計可謂屈指而費心思矣然此籌策無以復  
加獨見之超若萬古之上雲霄之間見一羽毛無與儔匹  
也不特此耳向使武侯居可爲之時其王佐之才直可與  
伊尹呂尚爲兄弟行輩豈特如陳壽所謂管蕭之亞哉但  
是三分之籌策盡如當時所謂荊州之軍向死洛益州之  
衆出秦川遂定天下恢復漢業則蕭曹之功必爲所掩而  
人不論矣末乃言惜乎天運已移漢祚難復故後出師表  
亦決志於死而後已竟以食少事煩之勞死於渭濱可勝  
歎哉

###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事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諸葛亮廟在成都城西南方輿勝覽云在府西北二里亮  
家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隆中本傳亮躬耕  
壠畝好爲梁甫吟劉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  
明卧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三枉乃見  
先主建安二十六年卽帝位以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後先  
主於永安宮疾篤召亮囑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



立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材君可自取亮泣  
 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建興元年  
 封亮為武鄉侯五年率諸軍北驅漢中臨發上表十二年  
 春亮率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魏  
 司馬懿對壘於渭南相持百餘日是年亮疾篤卒于軍柏  
 武侯手所植錦官城成都府城名又錦官錦工織錦濯於  
 江中錦乃鮮明故錦江○此公初至成都訪諸葛廟而賦  
 之也起句問祠堂之在處可尋接句在城外古柏陰森之  
 處是也次聯詠祠堂之景自春色空好音幽閑之地少人  
 經過也因觀此景追感當時先主來顧草廬至再至三如  
 是類煩者屈已求賢以為恢復天下之計也武侯既出遂  
 以討賊興復為己任開基濟業歷事兩君其言曰竭股肱  
 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此老臣忠君之心也先主之  
 志若此之大武侯之心若此之忠惜乎渭濱之師司馬懿  
 怯戰自守故未見大捷而武侯死乃千載之恨所以長使  
 英雄之士思之而泣也前四句詠祠堂之事後四句詠武  
 侯之事

將相

諸將 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  
 金盃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閑多少才官  
 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南山終南山也玉魚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初就  
 每夜見數十騎往遊其間高宗使巫劉明奴王湛然問其



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等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有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今在殿東北人地交餘我死時天子斂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奏聞有勅改葬苑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恠亦隨息金椁當用作玉椁恐避玉魚故改作金南史沈炯傳炯字初明爲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鄉之意略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長安號北斗城涇渭二水名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水至京兆合渭水涇濁渭清合流二百里清濁不雜才官漢書才官蹶張指衆武臣也○此詩前四首皆責諸將而各有所指之事末篇獨美嚴武亦取彼而抑此之義也首篇因關中陵墓爲胡人所發掘責諸將當謹備吐蕃也言漢朝天子之陵大臣之墓相對終南山而葬謂有千年之固矣誰料祿山之反胡虜尚能入關而發此陵墓乎如昨日玉魚猶覆葬地今朝食時已見陵中金盃出在人間蓋一夕爲胡人所發其禍慘矣遂責諸將曰我見汝方悲用兵之勞不勝吐蕃之逼而戎嚴然汝亦嘗樹旗旄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閑之富貴今日始勞何用愁乎然雖不用愁亦不可玩故復警之曰涇渭之上屯兵備戎其數不少將軍且莫破其愁顏以私取樂倘才官失守吐蕃入關復有發塚之慘其責之之辭可謂峻而切矣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



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  
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三城景龍間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三壘相  
距各四百里其北皆大磧置烽火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  
敢踰山牧馬天驕前漢匈奴傳自稱為天之驕子回紇者  
匈奴之種也至德元載郭子儀以朔方安西回紇等兵討  
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國潼關在華州之華陰縣  
哥舒翰失守敗績龍起指肅宗即位於靈武晉水河北乃  
安史所起之地今肅宗即位而河北復清也○此詩因回  
紇侵擾中國而責諸將不能任君之憂也言昔者朔方總  
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其本意為突厥默啜強暴乃築此

成奪據其地擬遠絕天驕不使其拔漢之旌旗也以匈奴  
稱突厥以漢言唐借用事耳豈料今日乃藉回紇之兵以

助朔方節度使乎首因言回紇之兵來京師潼關為之狹  
若有無中國之意者然肅宗起於靈武中國猶有主也然  
雖有主而無竭力致命之臣故曰獨使天子自憂社稷不  
知諸將以何事報答昇平之時寵貴之恩乎平時以武將  
而荷君恩亂世則聽天子之獨憂乎其可愧也深矣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  
何處覓堯封朝廷衮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  
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洛陽河南府也秦關百二漢紀秦得百二焉註秦地險固  
二萬人足當天下諸侯百萬人滄海指山東薊門言河北  
相國謂王縉也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又拜盧龍節度使



堯封方輿勝覽云武王克商封堯後於薊衮職詩大雅云  
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此詩責諸將擁兵冗食不能  
屯田以紓國用也言東都向者爲祿山所破宮殿已灰燼  
長安爲祿山所陷秦關之險更無論矣東方州鎮尚有逆  
節則禹之貢賦未能全歸安史餘黨猶據鄴城則堯之封  
疆何處可覓此征伐所以未休也然立國用兵皆以足食  
爲本因責諸將曰補衮宰相之任今諸將加官皆專內任  
則干預衮職多矣然宰相制國用而天下軍旅無有自給  
糧餉之理當思所以足食之方惟盧龍節度使王縉之臨  
邊也稍爲可喜且肯息兵屯種銷兵器爲農具庶幾不忝  
宰相之名而知本矣諸將可不視以爲法乎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  
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爲大司馬摠戎皆挿侍中貂炎風朔雪  
天王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扶桑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樹長數十丈周千餘圍兩  
樹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銅柱後漢馬援傳光武拜援  
爲伏波將軍南征交趾立銅柱爲漢之極界越裳後漢南  
蠻傳交趾之南越裳國周公相成王越裳以三象重譯而  
獻白雉翡翠異物志翠鳥形似燕翡翠而翠青其羽可爲  
飾南海明珠後漢賈宗傳交趾多珍產明珠翡翠犀象玳  
瑁異香美木之屬大司馬東晉石勒侵旱陵加王導大司  
馬假以黃鉞出討之帝親餞于郊此殊錫也侍中貂後漢  
輿服志侍中冠武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  
之惠文冠天王春秋周稱天王○此詩因嶺南未平諸將



居外責其虛在高位而不為忠良之臣也嶺南自明皇時南詔之叛繼以中原之擾必多有未平之地代宗時呂太一為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而反故交趾珠崖之貢不來也越裳比交趾應銅柱而言南海指珠崖應扶桑而言扶桑雖在日出處然總之不離海中回望扶桑銅柱尚為妖氛之所蔽而南藩之貢珠欠絕則聖朝之輿圖有缺矣諸將平日受加官之異賜亦有曾為大司馬者其摠兵于外也又皆帶內任而插侍中之貂徒爾叨冒殊恩而已因復歎曰普天率土皆天子之地今嶺南未平翊戴聖朝以圖收復者只在忠良之臣而不在汝等徒矜位服之臣彼之辭也不言南望扶桑銅柱而言回首見杜公之在蜀中常北面京闕故必回首而後見也炎風朔雲猶云炎海

冰天以極南極北而言也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錦江即濯錦江又曰浣花溪也方輿勝覽云成都錦江橋之水濯錦則鮮明巫峽見前愁詩註望鄉臺在成都之北隋蜀王秀所築嚴武鎮蜀辟甫為叅謀時甫隨武登此臺以迎中使也三持節兩為節制鎮蜀一為刺史綿州永泰元年四月嚴武薨○此詩專美嚴武能安西蜀非中朝諸將之比而今又往矣是可歎也公其年冬去成都故云春色逐人來秋在峽故以巫峽清秋續上句因萬壑秋聲之哀而追念往時正依嚴公之幕居成都亦曾共迎中使可



謂親密遂言武受君恩一持刺史之節兩持藩鎮之節前後三至蜀中而其軍政明肅故得餘閑累有稱觴之樂其親密亦已久矣然今既亡不可見之末乃歎曰西蜀地形之險天下更無有此得其人鎮之則安不得其人鎮之則危須使出羣之材如武者鎮之而後可八哀詩云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亦此意也

宮殿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  
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  
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  
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五夜漢魏以來名夜有五起於甲夜止於戊故曰五夜箭漏箭也九重天子之門九重仙桃漢武時有青鳥集於承華殿前以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必降是夕王母以桃七枚母自啖其二枚以五枚與帝龍蛇動旌旗上雉尾也絲綸禮緇衣篇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池鳳凰池也鳳毛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王母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賈至曾之子曾嘗為中書舍人掌制誥至從玄宗幸蜀為中書舍人帝傳位至譔冊既進彙帝曰昔先帝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冊命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此詩首言五更之漏聲催曉乃昧爽之初天子視朝時也其時天子南面和氣滿容如食仙桃而有醉色亦見天顏之有喜也少焉天色正明則見旌旗之影燕雀之飛惟日煖故旗



影動惟風細故燕雀高已上四句自相接續第五句言退朝之事結上生下第六句言賈至有詩送聯言至父子繼美之盛以見此為和賈至而作初聯早朝之事次聯大明宮之景三聯退朝有詩而兩句就美其詩結聯即舍人之事而歸美之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佩爐烟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鳩鵲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天門天子之門也赤羽旗以赤鳥羽為旗也委佩曲禮主

佩垂則臣佩委蓬萊宮即大明宮也鳩鵲漢有鳩鵲觀在

甘泉宮蓋借比當時之禁掖也青瑣謂省門也以青畫省門戶邊鏤中首句言殿門之上次句言殿門之下三句言

庭中四句言殿上蓬萊宮在前天子正朝故常有五色雲氣鳩鵲觀在內禁因日出春晴故久已雪消通前六句皆賦宣政殿朝會之時所見第七句方言退朝歸省第八句方言晚出歸家而全題完具矣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昭容正二品係九嬪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後天祐間罷引東省唐制左拾遺隸門下省在宣政殿東故曰東省時公為左拾遺夔龍舜二臣名鳳池蓋晉人以中書



疑邃比天上鳳凰池○公爲拾遺在三省臣僚之末入朝  
紫宸廷中望見天子將出之時戶外二宮人引導御輦升  
殿故云雙瞻御座言其面內而前行也此時御爐焚香因  
風轉而飄滿殿上羣臣班列廷中因在花下而見日影之  
移紫宸內衙晝漏時刻必待外庭高閣之報故稀聞拾遺  
底僚不得密侍故天顏有喜惟近臣得知及其退朝則省  
臣中書爲尊故自紫宸退出左省必與三省羣僚會送丞  
相至中書而後分散也前六句言入朝之景與事結句方  
言退朝之事與前篇同體

省字

題省中院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  
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  
衮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

掖乃省中左右掖門也垣埤皆墻也高曰垣低曰埤謂垣  
之竹埤之梧長十尋也衮職詩大雅云衮職有關維仲山  
甫補之南金古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竹  
埤掖垣之上編竹爲儲胥若城上之睥睨也西北地寒二  
三月常雪其積陰之處春夏未消自與落花乳燕不相妨  
也唐宮中種花柳故有次聯之景二句富麗混成前四句  
詠左掖之景後四句自詠也老得一官思欲報效而旅進  
旅退所以遲回出院者不遂其宿心也公之報效在於切  
諫而君政缺無一字奏疏平日自比之重今果何如所以  
愧之蓋有所諷而言故題以警同列耳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  
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  
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  
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公直宿之夕賦此，述懷言府中深邃，故清秋夜氣已寒，獨宿不寐，見蠟炬之殘角聲，夜靜愈悲，若人欲自語而淒切，月色當空，雖好中夜則無人看玩，此時此景，得無悵然乎？故言兵戈侵尋不已，鄉書斷絕，欲歸則關塞路遠，人烟蕭索，不易行也。自華州棄官，已忍伶俜獨行十年矣，而猶未歸，所以勉強參謀幕府，如鷓鴣且就一枝之安而已焉。能鬱鬱久居此乎？第二聯雄壯工緻，當時夜深無寐，獨宿之清宛然可見。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淡雲疎雨過高城。  
葉心朱實堪時落，階面青苔先自生。  
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鍾鼓報新晴。  
浣花溪裏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浣花溪公所居，吏隱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陂之陽。○此詩亦直宿府中未出而作也。雲薄雨疎，故易散而晚晴實堪時。落果已熟，而又經雨也。苔先自生，院中階澗長苔不因雨而生，樓臺獨高，夕陽倒影射之，若相銜然。平時院深不辨天色，惟聽鍾鼓聲亮，則明日之晴可知。今既見街暮景，則不必鍾鼓之報矣。又言浣花多若笑人，應笑我不得出院而玩清景，然我雖在官，不減隱逸之興，雖為吏猶在山林也。然豈物情所能察乎？故不能不懷歸舍也。前



六句賦院中晚晴結二句懷西郭茅舍

居室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  
檜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烟滴露稍  
暫止飛鳥將數子類來語燕定新巢  
傍人錯比楊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檜見夢弼註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謂經莫大於易方草太玄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背郭言浣花溪在成都城外也蔭白茅者以茅覆屋故曰草堂也路熟者公久寓寺中而多遊城中也次聯言堂所有竹樹亦郭外溪頭之物色也飛鳥語燕皆因此地新有草堂而來然鳥將雛故暫止而已燕定巢故類來不已也末以楊子雲自比用其事而反其辭者翻案法也翻案則語不腐而意新凡用古事當以此為法可謂化臭腐而為新奇也木吟風竹滴露鳥止燕來則堂之成非惟人得其止而物亦各得遂其性也

上居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鷓鴣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復向山陰上小舟

浣花溪一名錦江在成都西郭外屬犀浦縣主人指裴冕公到成都錦南節度使裴冕為公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居之萬里蜀有萬里橋在浣花溪之東昔孔明送吳



使者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此得名山陰縣名在  
紹興府晉王子猷居山陰雪夜因詠招隱詩忽憶戴安道  
安道時在剡溪即乘興棹舟經宿方至造門而返或問之  
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安道也前四句一意  
敘事故次聯對屬不拘若天成然讀之繹如也城郭之間  
人事煩雜卜居江上挹其清濯其流既盡塵事又浣塵襟  
所以可消公之愁第三聯言蟲鳥之微亦相得而自適則  
公適意又可知矣然未肯留連景物而已又將東遊萬里  
尋訪子猷山陰訪戴之地而慕其所為也然則公豈懷者  
乎又按裴冕方為卜居而即想東行可見裴非知己待公  
有未至者厥後嚴武鎮蜀而公西居草堂蓋可見情義之  
厚薄矣澄江一句應浣花溪水西一句第五第六句應林  
塘幽一句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裊  
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  
惟踈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萬里橋見前卜居詩註百花潭寰宇記公之宅接浣花溪  
地名百花潭●此詩本因草堂起興而作詩成用末句狂  
夫二字為題非正賦狂夫也言草堂近百花潭可以濯我  
之纓與足是即滄浪之水也前四句賦草堂見其居則可  
矣然又必有所養也古朋友有通財之義今祿厚者久無  
書問則不念我之貧矣稚子有待於撫育今常乏食而有  
饑色則不能盡父之道矣交不能結幼不能慈至於一身



亦將填乎溝壑蓋由踈宕放曠之所致也踈宕放曠宜乎  
人以狂夫目我然我豈為貧困而改其素態乎故笑而更  
狂也然則狂而直公可謂古之狂也歟又按公之飢困若  
此則裴冕待公之薄又可見矣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回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  
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劔閣片雲何意傍琴臺王師未報  
收東郡城闕秋生盡角哀

潭即百花潭劔閣壁立萬仞窮地之險極天之峻棧道也  
在綿谷縣琴臺司馬相如與文君貰酒處玉壘記云在浣  
花溪北東郡今滑州也城闕至德二年成都陞為南京公  
自註得稱城闕也此詩亦以草堂起興而傷時也江岸  
迂回故不正柴門瞰岸而開故亦不正也漁網客船江上  
所有因柴門向江而見也然公豈安此柴門之居玩漁賈  
之事乎故言自長安入蜀其途之遠常關我心而劔閣之  
險為可悲也我身如片雲之浮亦何意近此琴臺言無慕  
相如之事但路遠不得歸耳况今王師未息城闕之上盡  
角聲哀則北方猶未可歸也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  
相近水中鷓老妻晝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  
唯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江指浣花溪也此詩亦賦草堂之景也前六句皆以江  
村對言而不失事事幽之意第三句第五句屬村之事第



四句第六句屬江之事領聯事物之幽頸聯人事之幽燕之自去來見物之并育鷗之相親近見公之忘機也妻子競為嬉戲之具而各適其意見公之俯足以畜妻子老安少懷也尾聯自言得藥療病之外更無他求見公之不欲無營有以稱此江村之幽意也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多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荊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郗岑非我隣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

赤甲山名其山高大不生草木土皆赤色人望之如袒胛故謂之赤甲赤甲白鹽瞿塘峽口二山方輿勝覽云在夔州巫山縣東多背獻芹列子楊朱篇宋國有田叟常衣緇廣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綿纈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屋告之曰昔人有美莢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憐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入慙若此類也鄭蕃薛據郗昂岑參公之故舊也許事必崔評事弟郎中欠考○公在夔峽之間新定所居即不忘芹曝之獻可謂愛君之切也愛君之誠方見而懷友之情繼之近者可寄書遠者不得親惟郎中評事二人者得以接飲故雖抱病亦從其滿泛勉為酌之所以道吾真情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而遷居之樂不獨樂焉其於天倫亦厚矣

簡吳郎司法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古堂本買籍踈豁借汝  
遷居停宴遊雲石熒熒高葉曉江風颯颯亂帆秋却為姻婭  
過逢地許坐層軒數散愁

客謂吳郎司法公時移居東屯以瀼西草堂借吳司法居  
之瀼水名夔有澗水橫通山谷間市人謂之瀼居人分其  
左右謂之瀼東瀼西也姻壻之父為姻婭兩婿相謂為婭  
○此詩首尾言借居之事謂吳郎自忠州而來迎至瀼西  
草堂居之因言我初買此舊宅以其寬朗可藉以踈豁我  
之宵襟今則借吳郎自州中遷來停居而宴遊也頸聯賦  
草堂之秋景末言已來相訪却視為吳郎之家而作親眷  
相見之也但許我坐於軒外頻來散愁而已室堂之奧則  
未許直入也然亦相調之辭耳

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隣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困窮寧有此稭緣  
恐懼轉須親卽妨遠客雖多事使挿踈籬却甚真已訴徵求  
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此詩因公堂前有棗鄰婦得以取為食及吳郎來居則此  
婦不敢至而吳又徧籬以斷往來故公賦此以囑吳郎也  
謂我堂前之棗向來一任西鄰寡婦撲取者以其無子奉  
養酒棗以給食也苟非困窮所迫此婦人寧有此事只緣  
本婦深懷畏怯則轉須親暱使得安心而取棗也今此婦  
因吳郎遠客而恐其見阻不來撲棗雖為多事不必如此  
而吳郎使徧籬以別嫌疑則其意甚真亦非托辭也此句  
雖循吳郎之意而言然其真不必如此也故尾聯云此婦



前日已嘗告訴不免猶有官府徵求貧已極矣我因其意  
正思天下兵戈若此婦之窮困者甚衆爲之墮淚雖欲兼  
濟而不可得况此一婦人可不任其取棄乎勉吳郎再容  
其來也此篇見公之惻隱仁惠鰥寡使在位者而推行之  
卽治岐之政也

題人屋壁

柏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深巖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  
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富貴必從  
勤苦得男兒復讀五車書

碧山學士張褒梁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劾之褒曰碧  
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三冬足東方朔傳臣年十三  
學三冬文史足用五車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學士  
棄官退居茅屋其年方少而進學不已可謂貴而能賤不  
以人爵棄天爵者也雲當戶而團聚其狀如傾車蓋水浮  
階而溜成新沫之渠傾蓋是比雲決渠是實事此聯茅屋  
之景亦可見學士之能處幽寂也結句因學士而勉衆人  
力學言已貴者猶開萬卷况欲求富貴可不讀五車乎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鍾磬響落日  
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何謂西莊  
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白鴉谷青泥坊長安志藍田縣東有白鴉谷谷有翠微寺  
谷口出栗又縣南有青泥水魏置青泥軍王給事王維也



晚年得宋之間藍田別墅在輞川維嘗作輞川圖傳於後  
○崔氏不詳何人東山必其別業也自發鍾磬非指寺觀  
塔廟之鍾磬蓋草堂必貯古彝器及樂器之類故有徧鍾  
石磬在堂中而崔君時自擊之以聽其古音也前六句賦  
崔氏結乃及王給事西莊者言給事仕於朝而閉門不入  
賓客故不如東山草堂之可愛抑彼所以揚此也

宗族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達荆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鴈影來連峽內鵲鴿  
飛急到沙頭嶢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穩流朱紱即當  
隨彩鷁青春不假報黃牛

荆州江陵府也峽內巫峽之內鵲鴿水鳥行則首尾動搖  
詩棠棣篇鵲鴿在原兄弟急難沙頭地名在江陵方輿云

秦二世時沛公自武關入秦遣兵拒嶢關嶢關在峽內上  
洛北藍田南武關西禹鑿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禹所鑿  
紱紱也又金章紫綬鷁江東人畫鷁於船頭以驚水族鷁  
水鳥名黃牛荆州記宜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見送韓十  
四江東省觀○遠行音問多虛况兵戈之際尤易妄傳今  
觀迎妻子既至江陵所傳真矣始解前日虛傳之憂也鴻  
鴈之飛有先後之序失一鴈則缺其行是則有兄弟之倫  
者矣鵲鴿之飛則鳴行則搖有意難相應故以二鳥為兄  
弟之比影來峽內言兄弟相隨也飛到沙頭言觀達江陵  
也嶢關之路險而且遠今觀自藍田道經其地而至此則  
亦不覺其遠矣峽江夏秋多險冬寒水落則其流正穩可



以乘舟出峽下江陵矣末乃言盛服乘舟卽往相見新年  
不必乃弟報遣平安於峽中也大曆三年正月公果出峽  
馬度秦山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故國  
移居見客心歡極提攜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巡簷索共  
梅花笑冷蕊踈枝半不禁

晉王戎好作如意舞起聯追念乃弟來自藍田之時雪寒  
勞苦往來他鄉與我相就使一家有聚會之喜故云生春  
色藍田杜曲同在三輔之內是爲故國今弟去彼而移家  
就此兄弟之情厚矣故云見客心後四句極言歡愛之狀  
起舞長吟猶以爲未足復索梅花共笑而梅乃初發尚不  
禁冷是其春色反不如我生春色矣白頭吟不必本出處  
八持借用言老而吟之也

庾信羅舍俱有宅春來秋去屬誰家短牆若在從殘草喬木  
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蔣詡逕爲園復似邵平瓜比年病酒  
開消滴弟獻兄酬何怨嗟

庾信字子山居宋玉故宅博覽羣書爲文綺麗羅舍字君  
章晉人夢吞鳥藻思日新爲桓溫別駕以解舍喧擾於江  
陵城西三里小洲上立茅屋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及還  
家階庭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蔣詡字元卿舍中竹下  
開三逕惟裘仲羊仲從之遊爲兗州刺史及王莽居攝以  
病免歸田里邵平故秦東陵侯秦亡爲布衣種瓜長安城  
東瓜有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又曰青門瓜○此詩公  
因觀至江陵欲謀同居故寄聲問江陵有二先賢之宅今  
已年深知屬何人但得短牆猶在雖殘草亦任其荒蕪喬



木猶存雖無花又可求假又言二子之居若不可得而別謀其所則築居宜有開逕之地執蔬當有種瓜之區果得如蔣詡邵平則同居甚樂我近年因病止酒才開涓滴然兄弟勸酬雖多飲妨病亦無所恨也蓋深以得遂同居爲快耳

隱逸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去獨松菊哀壑無光留戶庭予見亂離不得已予知出處必須經高車駟馬帶傾覆悵望秋天虛翠屏

老人星一名南極在井柳中乃南方之星也北山移文齊

周顒字彥倫汝南人隱鍾山後出爲海鹽令欲再過此山

孔稚圭德璋假山神作文以却之號北山移文徵君漢魏

以來起隱士名之曰徵君駟馬一車四馬也漢四皓歌曰

高車駟馬其憂甚多○此覃山人已公過其隱居感而

賦之也言南極自有老人星而山人獨不得其壽北山移

文爲周顒隱操不終而作今山人始終隱居則誰勒銘矣

次聯卽隱居而言謂其已死獨存松菊林壑黯然惟餘庭

戶因歎我非不肯隱也見此亂離思欲匡君濟時不得已

而出山人獨能知出處之分以爲此時必須經此山而隱

也末復歎舉世之人不知高位重祿有傾覆之憂在其中

莫能如山人能知出處者故悵然望秋天之間但見空山

壁立無一人繼蹤而來也按公嘗自比稷契故不得已而

出也



題張氏隱居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邱。  
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  
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丁丁詩小雅伐木丁丁金銀氣史天官書敗軍敗國之墟下積金寶上皆有氣孟子舜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公言獨行春山以來尋訪張君聞伐木之聲而山意更幽見隱居深僻亦兼伐木篇求友之事也春山而澗道猶寒者冰雪未消之時故公則踐歷冰雪而行也石門深窅斜照方能及之公到林邱正日斜之時也因美張公惟能不貪故夜間常識寶氣惟能遠害全身故見向時貴盛之家朝來麋鹿遊其地矣或云遠害而與麋鹿遊其意亦通末言我乘興而來乍見此隱居其心已杳然若失而出處兩忘矣及對張君同坐知其不貪遠害之情不為名利所縮若虛舟初無繫而往來自由公蓋心醉而神服之也前四句紀來訪隱居之事後四句美張公而致歎服焉

南隣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  
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  
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  
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錦里成都號錦城，錦里錦水其名不一○前四句詠先生之美後四句賦相過南鄰之事也野服食貧而好客不倦



愛物之誠真隱士之賢者也野航非小以秋水淺故少載耳不然其日公與渡船而訪南鄰者兩三人也結句言別時之景亦見先生與公周旋談笑而不能別也

釋老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作長開篋笥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踏鑪峯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廬山廬山記昔匡谷先生兄弟七人隱於山因號匡廬在潯陽卽江州宋史休上人僧惠休也族姓湯能詩又曰湯休廬山有香鑪峯釋氏要覽三國時高僧鄧隱峯遊五臺淮西擲錫飛空而往傳燈錄舒州澗山最奇絕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帝以二人俱有神通俾各以物誌其地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公云某以錫爲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飛錫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築室焉○此詩公將發岳陽東遊作以別公安之僧也言我欲遠遊廬山近僧房以隱居乃於此地逢一能文之僧如湯休者大易沙門也大易頗來訪我於舟中且留下所作之詩我所以見其麗藻也旣藏其詩又嘗開篋而觀以擬其心神謂詳求其造語之微意也頸聯卽別時之景也尾聯言我先往廬山香鑪峯上作寺以伺大易飛錫而來也錫杖凌空而飛止於鑪峯可以遠去兵戈之地故曰出風塵也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  
新詩誰與傳碁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  
爲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按公開元中嘗遊吳越故與江寧之僧有舊至於乾元間  
則已別三十年矣寄書而揮淚者久別之感且懷其舊也  
因問旻公尙能如向時之好事與否又言我今有詩誰爲  
傳誦無如旻公之好事故也第三聯追憶向時同遊之處  
末言有人來說旻公常話我爲官不知老倦終日醉眠無  
所發明矣或是罷拾遺之初故云爾也

寺觀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  
丹楓萬木稠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  
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隋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頭琮曰昏黑應須  
到上頭左右大笑帝曰淳古君子也○香積寺冠山俯江  
而山腰之閣又正臨流也按此詩江深不流風浪恬靜不  
應添愁中四句亦山林禪刹之景也又不應添愁蓋公之  
客梓州自有感時懷鄉之愁觸景而生况坐此空寂之閣  
所以迥添其愁也佛宮猶在山頂故自官閣而上至暮方  
達起句言見此閣僅在山腰而非正寺謂之官閣迎官負  
之地耳次聯山腰之景第五句閣下之景第六句江中之  
物此皆寺下山腰之所見耳若寺上則在於藤蘿之外而



廣言律卷之一  
山之頂也

暮登西安鍾樓寄裴十迪

暮倚高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鍾孤城返照紅將歛近市  
浮烟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闋寂故人相見未從容知君苦思  
緣詩瘦太向交遊萬事慵

遠峯殘雪公倚樓相對之時天又將暮鳴鍾之僧不暇與  
公交談亦不足與語者但見遠城殘照近市濃烟無非暮  
景故公言多病之餘獨居而愁每在闋寂之時難遣如裴  
十之故舊相見又未嘗從容不得同遊以破其闋寂也末  
句遂謂之曰知爾苦吟而瘦然於交契之際踈慵之甚恠  
其不肯頻來相與周旋也此時公又寓居西安寺而裴之  
所居不遠故詩之爲言如此前四句是暮登之景後四句  
寄裴十之言也

玉臺觀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  
羸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鼉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  
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

玉臺漢禮樂志遊閭闔觀玉臺註云上帝之所居馮夷河  
伯水神羸女列女傳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白  
鶴孔雀公女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因教弄玉吹簫作  
鳳凰鳴公爲作鳳凰臺夫妻止其上一朝鳳至皆隨鳳飛  
去秦姓羸氏烏鵲橋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以渡織女○  
起聯以天上玉臺上帝所居詠此玉臺觀故曰遙又曰高  
居次聯以水仙女仙之事比觀中道士所奏之音樂也第



三聯賦觀前之景而烏鵲橋亦是用事借鼃鼃窟之寶景  
然二句皆為恍惚奇恠之狀所以描寫仙境也末聯則正  
言居此地者若更不老而能飛行則我雖以暮齒更須留  
此終老不去矣然未必有紅顏而生羽翰者也漁樵公自  
稱亦因對上句而用此名耳

四時

卽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晶晶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峰雨花氣  
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回去鶯子銜泥濕不妨飛閣卷簾  
圖畫裡虛無只少對瀟湘

漢武帝時月支國嘗進百和香○乍晴乍雨暖氣薰人鶯  
燕來往凭欄寓目此春暮之景也公至峽中見之卷簾而  
坐如在畫圖之內已可喜已但峽中山川迫窄尚不及瀟  
湘洞庭之上空曠而寬平也故末句及之鶯渡水而飛遇  
雨之濕故却回燕啣泥營壘政欲其潤故不相妨也

暮春

卧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  
長吹萬里風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鶯鶯  
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峽中巫峽之中也瀟湘楚地記云巴陵瀟湘之洲在九江  
之間卽洞庭湖也而洞庭湖又與青草湖相連并在岳州  
巴陵縣西北見後所思詩註○此詩特以結句暮春二字  
為題耳言峽中逼迫不得舒暢又况卧病愈覺悶故云下  
有擁塞惟想瀟湘之大可以縱遊而卧病不去故云虛應



空也次聯言久雨長風亦使人鬱悶不舒如草閣野池之  
景聊可遣悶而風雨又阻之其擁塞爲何如也結聯言鶯  
鷺方立洲渚之上而復挾子相聚者亦因風雨時至故也  
叢聚也言飛來作一叢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  
傷多酒八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卧麒麟細推物理  
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此篇因傷春暮而感人事者也首言花落一片已減春色  
况今萬片同落豈不令人愁乎萬片同落則花將盡矣故  
次聯言且看此花宜痛飲以領餘春不可嫌其多酒也第  
三聯又卽所見而感人事之變亦因春暮而觸此情也卽

曰曲江舊時風景佳麗祿山亂後無復向時之勝是以堂  
巢翡翠塚卧麒麟盛衰不常如此推詳此理則人生不可  
不行樂也今按此說得之蓋堂無人故水鳥來巢塚無主  
故石獸毀敗也第五句不可因庾信詩云翡翠本微物知  
愛巢高堂太白詩云玉樓巢翡翠遂解作當富麗之景則  
與上下句意皆不貫通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向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  
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  
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常醉欠人酒緡人皆笑之  
濟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緡袍  
償之八尺日尋倍尋日常此篇承上章而作言我每日典



衣酤酒醉而後歸者以曲江之花飛欲盡故不厭酒之過多也次聯言不特典衣沽酒於江頭而已常時經行之處皆賒酒而飲亦為人生復及時行樂自古壽至七十者少何況百年乎第三聯即江頭之景末言如此風光與人生共流轉而不息今春已暮相賞亦暫時而已故傳語欲其莫相違也蓋留春之辭耳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晶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拚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夫徒悲未拂衣

苑即芙蓉苑之外江曲江在苑之北拂衣王獻之字子敬為人高邁不羈年幼觀門生樗蒲日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於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拂衣而去此篇及後

篇疑論房綰遭讒怒從官之際而作也以頸聯尾聯觀之皆失意之辭非如前詩欲行樂賞春之比矣坐久不歸無意緒也但見江頭宮殿深杳其氣冥迷而花落鳥飛物態自若愈添人之無緒耳當此之時惟縱飲自寬甘為人所棄絕而不逐朝參實與世態背馳也未復自責其前日幸於薄官絕跡滄洲所以至於今日徒懷老大之傷悲悔不早辭官而去也滄洲只是滄浪之洲言官於朝則與江湖疏遠矣註家以為神仙之境謬矣吏情愚謂官於朝而常懷吏隱之情則久與滄洲疏遠矣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着雨燕脂落水行



八言詩律身先定一  
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  
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苑牆芙蓉苑牆也江亭曲江之亭新軍至德二載 神  
武兩軍賜名天騎詩作於次年故曰新軍芙蓉苑在京城  
南內築夾城入苑中有殿而曲江又連芙蓉苑駕常遊幸  
其中亦有殿故曰別殿公詩江頭宮殿鎖千門是也金錢  
會貞元間中書門下中和節初賜宴錢給百官宰臣已下  
於曲江合宴此賜金錢會也金錢只言錢也錦瑟傍蓋曲  
江宴時賜太常教坊樂也錦瑟猶瑤瑟之類也○此篇末  
言何時詔此金錢會疑公已罷拾遺不得與曲江合宴之  
賜故曰何時題云對雨而通篇實有留連曲江之景羨慕  
侍臣之榮其殆不忍去其君者乎前四句描寫曲江雨中  
之景第三聯言時值雨兩衛輦方留禁衛宮中不復遊幸  
曲江芙蓉苑之別殿謾爾焚香待坐也末復自歎不得同  
受詔賜會此江亭曰何時曰暫醉羨慕之情亦至矣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

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森茫炎海接奇峯  
碑兀火雲升思霑道暘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冰不是尚書  
期不顧山陰夜雪興難乘

暘傷暑病卽今中暘也玉井冰唐制百官賜冰漢陳遵每  
飲賓客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去嘗有部  
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沾醉時突入見  
遵毋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毋乃令從後園出應  
休璉與滿公琰書曰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孟公遵字也山



陰雪興見前卜居詩○四月溽暑之時而炎海火雲之氣已極鬱蒸是年之熱獨早故曰何復也公嘗爲左拾遺例受賜冰之恩今卧病在外則不得與其賜矣然在已則不敢望宮恩在道之人則思沾以梅雨可謂先人後已而仁民之心重且長也結句因言懷李尚書而不得往訪故用陳遵王猷二事然但畧用而不全本其事實也只是言我非不肯與李公相會但多病執熱前六句言多病執熱末句言懷李尚書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熱對食暫飡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蠹况乃秋後轉多蠹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

蠹卽今全蠹北方有之公論房綰事帝怒乾元元年七月貶華州北地早寒於七月六日猶熱疑甫託意以譏之東方朔神貝經北方有層冰萬里水厚百尺○公自拾遺貶官華州以侍臣而任掾曹去省掖而居州廨本不勝抑鬱而煩憊矣又值其秋毒熱所以不勝其苦而賦是詩也足蠹多蠹亦以秋熱過時故此蟲不蟄而苦人註家以爲賀蘭進明譖瑄於帝并及公故公被逐此聯蓋指當時譖愬之人要之不必如此拘也第三聯只是不禁冠帶坐曹文案冗故欲狂在叫末聯欲棄去而納涼也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



廣記本律卷之一  
三十一  
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巫山巫峽并在夔州白帝城有白帝樓又有最高樓在夔州公孫述所築據蜀自稱白帝○此詩因見峽中之秋景而起興畧及長安之秋景而未極言之也露凋楓葉至於滿林則秋深矣故巫山巫峽之氣蕭殺而蕭森峽江之間波浪蹴天楚塞之上風雲匝地此皆蕭森之氣公因感此而自歎留夔州已經兩秋故云叢菊之開皆我賞感而揮淚矣然下峽孤舟則猶滯此一繫我故園之心也他日言向日一繫言始終心在故園而身滯舟中繫身卽所以繫心也末言人家感此秋氣蕭森亦備寒衣故白帝城中搗衣之聲天寒歲暮愈關情矣安得不移情形於詠歎哉江間卽巫峽塞上卽巫山菊花山中之物孤舟江中之物中四句交股應巫山巫峽四字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暎洲前蘆荻花

三聲宜都山川記巴東三峽猿聲悲猿鳴三聲淚沾衣乘槎按張騫及西域傳騫使西域窮河源無乘槎之說惟張華博物誌載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來不失期齋糧乘之十餘日忽至一處有城郭屋舍中有婦人織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訪聞嚴君平還以問君平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牛女卽此人到天河時也未嘗指言張騫子美亦承襲用之耳畫省省中以粉畫之謂之畫省香爐漢官儀



尚書郎入直給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公嘗爲尚書負外郎故自歎耳堞卽今女牆也粉堞以粉飾之○此詩因見夔府晚景而望長安極言其思歸之切也夔城孤立當日斜之時公登臨其上言我每依北斗而望則知長安在其下欲歸而未得也嘗聞峽中猿啼三聲客淚自墮今我在此則實聞之而下淚矣嘗聞張騫八月乘槎奉使今秋我不得歸則八月乘槎之事成虛矣我雖檢校工部員外郎而與尚書省入直之香爐相遠遠者以病之故但聞此城樓之上雉堞之間笳聲隱隱爲可悲也不特此耳適間方見日斜卽今請看石上之月已暎荻花而明光陰代禪如此其速豈不猶可悲哉聽猿一句應夔府奉使一句應京華畫省一句又因隨槎而言山樓一句又因聽猿而言皆以夔城長安交互對言之也結又應起句爲始終之辭也北斗一本作南斗心謂公在南望北也不知南斗乃江湖之外不直夔城況長安上直北斗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漢匡衡字穉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衡上疏上悅其言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甫論房綰忤旨貶華州掾此甫愧不如匡衡也漢劉向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擢諫議大夫會初立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甫言不得如劉向講論於朝也○此詩公因坐江樓見秋景而傷命薄不如長安之少年也山郭朝暉之靜秋氣清也江樓翠微



之中每日來坐亦以秋曉之氣清也卽此樓每日之所見  
漁舟已越再宿猶泛泛於江上燕子社前當去尚飛飛於  
山郭皆以清秋而自適也賤而漁人微而燕子其自適且  
如此宜公之有感而自歎也謂我亦能如匡衡之抗疏然  
論房瑄而帝怒則功名分薄不及衡也亦欲如劉向之傳  
經然不往京受詔則心事肯違而不及向矣非惟不及衡  
向但與我同學之少年亦多貴顯而乘肥衣輕馳騁於五  
陵之間我何爲久淹於此獨江頭之寂寞也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  
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  
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直北言夔之北方乃隴右關輔之地擾攘也征西言當時  
西有吐蕃之亂未息酈道元水經云魚龍以秋日爲夜龍  
秋分而降蟄寢於困故以秋日爲夜也甫有詩云魚龍回  
夜水○此詩專爲長安之變因秋有感而懷思也長安自  
祿山之故至於代宗之世朱泚亂之吐蕃陷之乘輿播越  
而公久客巴蜀諫云聞道甚似奕棋迭相勝負而百年之  
內有不勝悲者如王侯則委棄奔竄而第宅皆爲他人所  
見有文武之臣又皆軍功濫進非復向時勲閥衣冠長安  
直北關山之警方急西征吐蕃其捷報又遲凡此類者皆  
可悲也豈非似奕棋之故乎況在秋江之上魚龍潛蟄之  
際豈不重思故國平時之事乎思故國之平居則今日之  
不勝悲者愈不勝矣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



紫氣瀾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卧滄江  
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蓬萊唐宮名南山終南山也卽隋大明宮唐高宗龍朔三  
年改蓬萊宮金莖漢武帝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  
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號金莖露莖柱也  
瑤池列子穆王篇周穆王命駕遠遊升崑崙之邱遂賓于  
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王母又漢武帝時王母降于承華  
殿見早朝大明宮詩註紫氣關尹喜內傳關令尹周大夫  
也名喜善天文登樓四望見東來有紫氣浮關喜曰應有  
聖人過果遇老子著道德經雉尾殿高宗因雉之祥服  
章多用翟羽此卽緝雉羽爲扇翼以障塵也青瑣見前晚  
出左掖註○此詩用長安故事以起興末乃自歎而懷古  
也唐自明皇尊玄元聖祖朝獻太清頗以神仙爲事然高  
宗龍朔三年改大明宮爲蓬萊宮已有慕仙之意故此篇  
借周漢神仙事起興言唐天子坐蓬萊宮正對終南山而  
承露銅盤竦立空中西則望王母自瑤池而降東則望老  
子入函關而來當此之時雲氣隨雉尾扇而開但見日光  
旋繞龍顏羣臣咸觀儼若神人之見也末乃自歎我獨卧  
病峽江忽驚秋至亦幾度立於青瑣門外以廁朝班者而  
今不復覩矣可勝惜哉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  
小苑入邊愁珠簾綉柱圍黃鵠錦纜牙樯起白鷗回首可憐  
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瞿塘峽口在夔州曲江在長安方輿勝覽云瞿塘峽在州



東一里舊名西陵峽瞿峽乃三峽之門玄宗開元間廣花  
萼樓築夾城入芙蓉苑入邊愁言吐蕃陷京師也珠簾西  
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為簾綉柱柱帷綉作黃鵠文○此詩  
思曲江而作也言瞿塘曲江相距萬里而風烟相接同一  
蕭索矣因言昔明皇友愛五王嘗自南內穿夾城至花萼  
相輝樓同寐故云通御氣也芙蓉苑又近曲江乃天子遊  
幸之地而關中數亂故云入邊愁也又言花萼樓中之簾  
柱皆盤黃鵠宛轉之狀珠則織綉則畫也苑外江中御舟  
常驚白鷗飛起以錦纜牙樁之華彩也若此皆歌舞之地  
今則焚蕩殘毀令人回首良可憐惜也然神京帝里只在  
秦中終非天下所能及也我安得而不思歸耶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  
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  
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昆明漢武帝元狩二年發吏卒穿昆明池帝欲征越雋昆  
明夷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通身毒國而為昆明所  
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  
回四十里織女漢宮門記昆明池左右有二石人相望以  
象牽牛織女石鯨西京雜記昆明刻石為魚每至雷雨魚  
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祀之以祈雨有驗菰又曰蔣又曰  
菱白中心生白臺如小兒臂謂之菰手臺中有黑者為鳥  
薺一云菱薺苗硬者曰菰蔣秋結實乃凋菰米也關塞言  
白帝城鳥道言峽中高山也○此詩因昆明池之景而歎  
其今不得見也言此池乃漢時開鑿之功至今武帝旌旗



猶若在人眼中池邊象形之織女不能機杼故云虛夜月  
池中刻石之鯨魚相傳有靈故云動秋風也菰沉蓮墜二  
句卽秋景而言乃謂劔關秦塞造天之高惟一鳥道所以  
不易還以見此池之景惟順流下峽則江湖滿地任我漁  
翁之漂泊亦豈不令人感歎乎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漢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  
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絲筆昔曾  
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昆吾御宿地名漢書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  
昆吾是也紫閣峯乃終南之別峰與漢陂皆在長安仙侶  
李膺郭林宗同舟而濟人望之以爲神仙絲筆江淹夢人  
授五色筆自是文藻日進●此詩專爲漢陂之景而作按  
通鑑郭子儀引三千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北出藍田以  
向長安公漢陂詩云水面月出藍田關又下歸無極終南  
黑可以見昆吾御宿乃漢陂相近之地紫閣又南山之峯  
名臨乎陂上者也蓋公自長安而遠遊漢陂必道經昆吾  
山御宿川而行及至則見峯陰入陂所謂半陂以南純浸  
山是也頌聯言陂上物色之麗如此頸聯言陂上遊人之  
盛如此春相問遊者衆也晚更移忘歸時也按公與岑參  
兄弟遊漢陂有二詩又與源少府宴漢陂有詩又有城西  
陂泛舟之詩其時公未授官所作之詩皆以文彩干動時  
貴求見知也故此詩因思漢陂之遊結聯乃云我彼時弄  
筆以干氣象實擬飛騰也而今白首矣乃在峽中吟望漢  
陂何其低垂不能奮飛若此乎自聞道長安以後五首皆



以前六句始終長安之事而末乃歎其在異鄉而不得歸也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  
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  
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此詩第六句方言登高而題曰登高蓋前四句皆臺上所見之景也風急天高秋氣之肅故猿嘯而哀渚清沙白秋江可愛故鳥去復迴落木一句應風急天高長江一句應渚清沙白推登高望遠故見落木之無邊長江之不盡也久客於萬里之外而獨登高臺以多病之人而對景悲秋其爲艱難潦倒甚矣安得不添白髮而廢杯酒乎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  
徒逢袁紹盃雪嶺獨看西日落劔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  
長爲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成都有大城西有少城戰國時張儀所築陶元亮在晉名  
淵明在宋名潛號靖節先生侃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父  
姿城太守史逸其傳宅邊有五柳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  
多種菊每携酒吟詠其間嘗於九日無酒出宅邊摘菊盈  
把有頃江州太守遣白衣人送酒至便醉飲而歸典畧云  
劉松袁紹在河朔三伏之際盡日酣飲以避一時之暑號  
河朔飲雪嶺卽雪山又曰西山在成都西劔門地志劔州  
縣在梁山一名劔山自蜀去漢中道皆由此以門名○此



詩公自成都再至梓州而作故云東行且未回茅齋指浣  
花西溪之草堂也別茅齋而東行秋已盡矣暑已退矣故  
老却東籬之菊空遇江上之酒杯也此時雪嶺無人可到  
但可望西日之落劍門有兵防禦尚未通北人之來蓋吐  
蕃入寇故西北不通而公且東行未擬回也未聯因言久  
客遠方亦所不辭但客中殊無好况何時得以開其懷抱  
耶其情亦悲矣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鴈百丈  
誰家上瀨船未將梅蕊驚愁眼更取椒花媚遠天明光起草  
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

臘唐運以上德行衰於丑故用丑月爲臘後漢昔義曰臘  
者歲終祭神之名臘者接也新舊交接故大祭以報功者  
也雲安縣在夔州卽漢胸臆縣也書鴈漢蘓武使匈奴十  
九年不得歸宣言武已死後昭帝議和或教使者言天子  
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匈奴以爲神  
遂放還鴈本無傳書之書沿襲以爲故事耳百丈巴人接  
竹爲纜以牽逆流之船號百丈明光殿名漢王商借明光  
殿起草作制誥肺病甫有消渴疾建丑之月二陽已生楚  
地冬煖水凍消釋故言春意動江可憐也大抵春意動故  
江可憐而聞鴈見船乃江可憐之實景愁人之眼梅蕊未  
經遠塞之天椒盤更媚又春意動之事也未聯以司馬相  
如自比蓋公嘗獻三策於玄宗如長卿之遇漢武今有肺  
氣之疾卧病峽中亦如長卿之卧病茂陵也若得朝日邊



而起草明光爲人所羨慕則雲安縣前之景又何足戀哉  
惜乎肺病不知何時得遂此願也

寒輕市上山烟碧目滿樓前江霧黃負塩出井此溪女打鼓  
發船何郡郎新亭舉日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春花不愁  
不爛熳楚客惟聽棹相將

夔州奉節大昌二縣皆有塩井新亭晉王導傳洛京傾覆  
中州士人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每至暇日遊出新亭飲宴  
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  
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相對作  
楚囚泣耶茂陵漢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有消渴病免  
官家茂陵○此篇承前篇而作卽雲安縣前之景也烟氣

煖則其色碧映日則其色黃寒輕日出運塩發舟臘月一  
日之春意動亦可見矣公留峽中不得還長安若周顛等  
以中州士人而留江左公之卧病峽中若相如卧病茂陵  
故頸聯以新亭茂陵二事自喻尾聯遂言臘盡則春至不  
愁花不盛開惟想移棹而去爲快也蓋公厭在雲安舟中  
明春果移居夔州郭矣按相將乃撥棹之狀兩人扶持而  
送故曰相將或是巴蜀方言公詩又浮槎並坐得仙老暫  
相將亦言浮槎移動之意也

卽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  
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他日一杯  
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此篇承前篇春花之句而預言春景也意謂今雖是臘月  
一日轉眼則春半矣卽看者設若假如之義謂卽如見燕



予入門飛則黃鸝亦出不復深歷翠微矣燕鶯花柳舉集  
 目前春光爛熳之時也準擬此時開懷抱亦已久矣只愁  
 年老親戚知舊凋謝離索見面者少則無與同玩此時景  
 耳若無親知同玩彼時獨酌實難強飲又兼歎老思鄉則  
 我之懷抱雖及春來亦未能開此所以不愁之難惟慮還  
 鄉之不易也

東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上

名秀字文叔南陽人漢景帝六世孫在位三十三  
 長沙定王發之於河頤令飲之子也

光武皇帝上  
 名秀字文叔南陽人漢景帝六世孫在位三十三  
 長沙定王發之於河頤令飲之子也

然夫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即我子也  
 妻字也復病尋愈進及於薊相見甚懽



